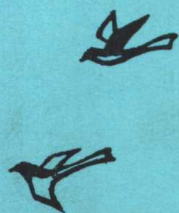


草原新传奇

CAO YUAN XIN ZHUAN QI

赵 燕 翼



草原新传奇

赵燕翼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

2 036 8113 1

草原新传奇

赵燕翼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海峰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6.5 插页 6 字数 128,000

1964年2月第1版 1978年10月第2版

1978年10月第5次印刷

书号: 10078·2261 定价: 0.54元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包括十一篇作品，是从作者六十年代初期发表的短篇小说中选出来的。这些小说，都是反映人民公社化以后，甘肃地区藏族人民新的生活风貌的。作者从不同的角度，描绘了草原上新的气象和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；塑造了藏族牧民中光辉的新人形象；歌颂了三面红旗；也反映了草原上尚存在的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。这些小说构思新颖，故事情节生动有致，笔调明朗幽默，有着较鲜明的地方色彩和浓郁的生活气息。

题 记

河西走廊，是我的家乡。在这里，有绵亘千里的祁连山，山下有许多丰茂广阔的草原，是绝好的天然牧场。草原上居住着藏、蒙、哈萨克、裕固等兄弟民族人民，世代代，过着“逐水草而居”的生活。

二十年前，我曾经在一个牧场里放了好几年马，解放之后，又以报刊记者的身份，到抓喜秀龙草原、大马营草原、松山草原等藏族牧民聚居的地区，作过多次采访。我目睹了草原在新旧两个时代的巨大变化，深深体验到劳苦牧民“奴隶翻身作主人”的欢乐感情。这就提供了我写这些作品的生活基础。

近几年来，我以牧区藏族人民的新生活为题材，写了十几个短篇小说。这些东西，无论思想内容或艺术表现方面，都很幼稚。如果说还有某些可取之处的话，也许就在于它还有一点比较新鲜的生活气息吧？

现在得到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同志们的帮助，从中选出了九篇，编成这本小书。因为我受中国传统小说、传统戏剧以及民间文学的影响比较深一些，在自己创作的艺术构思上，常常带了一点儿传奇色彩；所以，便把这本书叫做《草原新传奇》。

赵燕翼 一九六三年十月于兰州

— | —

再 版 序 言

—

要是没有“四人帮”推行的长达十年之久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，我这本小书，也就没有必要再版了。

《草原新传奇》于一九六四年二月初版，至一九六五年六月，先后印刷四次，累计印数十六万册；作为思想、艺术质量都很幼稚的一本短篇小说集，发行数量也算是很多的了。

当时，有些热心的读者（包括国外读者）写信给我，希望能看到我更多新的作品。这于作者是鼓励，也是鞭策。

那时候，我才三十多岁，正是一个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年富力强的“黄金时代”。我想，来日方长，我总不会辜负读者殷切的期望吧？

然而，谁能料到，在经过漫长的十年之后，等闲白了少年头；我所能呈献给读者的，却仍是这一本《草原新传奇》！

二

由于中国历史上一个最大的坏女人——江青，疯狂掠夺解放十七年戏剧成果，为他自己脸上贴金，借以捞取政治资本，梦想王冠加顶，做二十世纪的“天朝女皇”；便把其他文学艺术，一概禁绝废弃。

文化大革命后期，我被迫放弃文学创作，中途改行，到一个剧团里，滥竽充数做一名编剧。那时候，周围气氛，已被毒化得秽浊不堪。“四人帮”重重枷锁，条条禁令。举手投足，动辄得咎。至今想起来，犹令人气噎发指！

一次，我在小组会上曾愤慨地提出一个问题：“假如我写它十个剧本，九个都是反映敌我矛盾的，都有阶级敌人破坏捣乱；其中只有一个是反映人民内部矛盾，也不出现阶级敌人，难道不行吗？”马上有人回答：“不行！就是你这一个剧本，也要拉出来批判！”

“四人帮”倒行逆施，大搞篡党夺权的阴谋文艺。对于不愿和他们同流合污的作家艺术家，便进行残酷迫害，大张挞伐；于是，淫威所及，百花纷谢，万马齐喑。没有小说，没有诗歌。八亿人民只看八个戏。人们精神生活极度贫乏。中国文艺界，出现了一场空前的大灾难！

作家艺术家投笔不写了。书店的货架是空的。如果谁有一本过去出版的有趣的小说或文学经典著作，就会被各种读者借去（或“偷”去），在千百人手上周转传递。最后，被磨烂撕破，缺头少尾，再也看不出这是一本什么书了；但它

仍然能够在断章残页中，保持其神奇的吸引力，而被人们津津有味地翻阅着。

私人藏书，毕竟有限，自然满足不了众多读者的需要。于是，社会阴暗处，便有口传手抄的地下读物出现：什么《梅花党》、《燕子李三》，什么《掘墓奇遇》、《太平间的秘密》……种种乌七八糟的东西，趁精神食粮大饥馑之机，应运而生，不胫而走，广为流布，为害极深！

三

有这样几个生活插曲，都发生在“四人帮”猖獗的严酷岁月里：

——当我作为“牛鬼蛇神”，正在接受批判的时候，我看到邻家一位老太太，戴着老花眼镜，聚精会神阅读一本《草原新传奇》，脸上洋溢着慈祥的微笑……

——当我编不出“紧跟”当时“政治形势”的剧本，而被文化当局斥为“思想陈旧”，日子很不好过的时候，我又意外地看到，我们一位老歌剧演员，向一群男孩子和女孩子，讲述藏族小姑娘曼豆玛热的故事（《红花》中的人物），孩子们眼角上，挂着亮晶晶的泪珠……

——当我以“里通外国”（！）嫌疑，被列为审查对象的几年里，每当逢年过节，有位远在日本京都的热情的读者，从万里海外，给我寄来一张一张祝贺节日的明信片。上面工工整整写着：祝愿日中人民世代友好！祝愿毛泽东主席健康长寿！……

以上例举的，不过都是些小事情。但在彼时彼地，却使我感动，使我深思！

每当我想起那慈母脸上的笑影，那天真儿童眼里的泪花，那异国朋友真挚的祝愿……我就深切地感受到文学艺术无可估量的社会效能，感受到担负在一个严肃的作家肩头上的责任的分量！

从历史长河的纵深放眼度量，“四人帮”抽刀断水，妄图阻遏江海横流，真乃可笑不自量！

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优秀文化传统，绝不会在几个历史狂人的禁咒声中就此断绝泯灭！

毛主席亲手制定的无产阶级文艺方针政策，也不会在一伙政治骗子的涂抹玷污中稍损其灿烂光华！

哈萨克民间格言有云：

“尽管恶狗在狂吠，骆驼队照样前进！”

四

大快人心事，粉碎“四人帮”！是英明领袖华主席，扫除了祖国天空的乌云，拨正了革命航船的方向。这正是：山穷水尽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！

一九七七年年底，文艺界开展对“文艺黑线专政”论的大批判。这里发言的同志，常常把《草原新传奇》例举为本地区十七年文艺成果之一。有些未读此书的年青朋友，便不断写信来向作者要这本书……

我想：“四人帮”虽然垮台了，强加于作家艺术家身上的

枷锁也打碎了；但文艺事业的极大繁荣和优秀作品的再度丰收，确实还得有一段过程。正如荒年欠收之后，要待来岁瓜老禾熟，尚有青黄不接之时一样。目前，重映一些过去的影片，再版几种先前的图书，肯定是一件有益于读者和观众的好事。

感谢上海文艺出版社，对作者修订《草原新传奇》的计划，给予热情支持。我对原书九篇小说，从头作了校改，纠正了多处技术性错误，删削和润饰了某些冗繁不当的文字。又在我文化大革命前所发表的同类题材的小说中，选出《驯马坡》和《旅伴》两篇，增补进去。并约请甘肃师范大学的画家姜溥义同志，重新设计了封面，绘制了插图。这样，总算多少为这本书增添了一点新的内容和色彩吧。

风雨送春归，飞雪迎春到；一个百花争妍，莺歌燕舞的文艺春天，已经来临。待到山花烂漫时，我这朵草原小花，在她略尽点缀空山寂寞的意思之后，必将含笑谢去。

赵燕翼 一九七八年三月于兰州

目 次

题记·····	1
再版序言·····	2
桑金兰错·····	1
三头牦牛的下落·····	18
老官布小传·····	28
新路歌·····	50
旅伴·····	74
浪哇牧歌·····	84
驯马坡·····	116
红花·····	131
寻马记·····	150
银色的海螺·····	168
小鹰·····	188

桑 金 兰 错

千里河西走廊，沿着祁连山一带，尽有许多水足草丰的高山牧场。一到夏季，鞭麻花开了，满沟满坡，一片金黄。这时节，从帐篷里跑出来的小娃娃们，在那绒毡般绵软的绿草滩上，蹦跳玩耍。尖嗓门唧唧喳喳象野雀子叫，唱着一首年年要唱的童谣：

搓、搓、搓绳绳，
黑绳绳，
白绳绳，
花花绳绳长绳绳；
搓下绳绳干啥哩？
套牛哩，
绑牛哩，
“端阳”过了剪毛哩！

磨、磨、磨剪刀，
长剪刀，
宽剪刀，

韭叶剪刀大剪刀；
磨快剪刀干啥哩？
不剪裤，
不裁衣，
“端阳”过了剪毛哩！

一听到这活泼泼的歌声，就知道该是牧区收获牛毛的时节了。

开剪前两日，白云牧场的全体劳动成员，挤在场部办公处的小院子里开会。会场上不时爆发出一阵阵掌声笑语，好热烈！他们在选拔英雄好汉，组织剪毛突击队哩。

最先被提出的一些人物，不用说，都是全场有威望的千家：使剪刀的好把式，打撒绳的能手，还有那摔牛绑牛的大力士和女英雄……他们的名字，被响亮的声音唱出来，又被掌声和叫好声淹没。最后，全体举手，通过，郑重地写入剪毛突击队队员名单。这不是普通的名单，这应该叫做“英雄榜”；谁的名字一经排列上去，谁就增添了莫大光彩。

突击队原定二十人。当名单上已经有了十五六个英雄的名字以后，会场的气氛，渐渐冷静下来。因为拔尖儿的第一流人物，似乎一鼓气被提完了，下缺的四、五名，需要在一般劳动力中衡量、比较，仔细地来选择了。正当会场转入沉静，大家都在心里酝酿考虑的时候，一个高大的身影，慢慢地从人堆里站立起来，人们看时，原来是老牧人索南。这位五十二岁的老头，在日常生活里，并不是一个饶舌的人。但每当在群众集会上，往往会出人意料地提出一些深思熟虑

的意见。他要发言的时候，照例是郑重其事地站起来，态度不慌不忙，语句有板有眼；再加上那总是捏着一只旱烟锅子的手，比比划划，打出各种手势，很有一种老雄辩家的风度。他一张口，会场听众的注意力就被吸引过来。

“乡亲们！”老牧人用洪亮的声音说道，“我们的劳动突击队，已经选拔出十六位英雄了。不用说，他们都是真正的英雄，而不是软肋巴狗熊！可是，难道我们白云牧场，就再也没有称得上英雄的人物了吗？大家为什么忽然变成断了弦的龙头琴——弹不响了呢？马里头挑马，也没有一般般高的。十个指头伸出来，还有个长短呢。乡亲们，我来提一个人吧，提出来大家考虑一下。这就是，嗯……我们的桑金兰错同志！……”

会场的气氛，顿时活跃起来。姑娘们用长袖子掩住口笑。小伙子们挤眉弄眼伸舌头。就是上了年纪的人，也忍不住乐了。嘻嘻！索南阿伯真是个有趣的老头子！要知道，这桑金兰错，对老牧人索南说来，不是别人啊，她是他的儿媳妇！而且，过门不几天，还是一位新娘子呢。听他称呼得多妙：“桑金兰错同志！”哦，世界上竟有这么有趣的老阿公！……

会场上，到处发出哧哧的笑声，闪着揶揄嘲弄的眼睛，竟把一个老雄辩家，窘得满脸通红。但他干咳了几声，勉强镇静着自己，又接着说道：

“乡亲们！哦，哦……我要提的，就是这样一个人。她刚到咱们牧场不久，也许很多乡亲还不认识她。哦，让我介绍一下：那板凳上坐着的，就是她——我们的新场员、共青

团员桑金兰错同志！”老牧人说着，用烟锅头朝南屋廊檐下一指。

人们顺着索南阿伯指点的方向望过去，在那里，静静地坐着一个青年女子。她穿一领颜色新艳的紫缎长袍，系着条绿绸腰带。那袍边、袖口，都压镶着二寸多宽的滚花锦边。她的脸庞是蛋形的，皮肤微黑而细润。一双泉水般纯净的眼睛里，含蓄着柔和的光亮。她那红润的嘴唇，好象两片带露的花瓣；微凹的嘴角边，隐约挂着一丝儿笑意。她有一头乌黑光洁的长发，梳成了几十条细碎均匀的小发辫；发辫分披两肩，束起来套入背后的辫套中。耳边拖垂着两串长长的耳坠，颈项上围着一圈用彩珠银牌联缀而成的项串。身材苗条，神态沉静，给人的整个印象是端庄而美丽的。但是，在她身上，总觉还缺少了一点儿什么。哦，是了，她虽是草原上的藏族女儿，却没有那种粗犷、洒脱的气质。看起来，未免太文雅、太秀气了。

当然，看来桑金兰错是一个招人喜爱的姑娘。可是，如果把这样一位娇艳鲜嫩如一朵花似的女人，贸然投置于龙腾虎跃的斗牛场中，未免有点儿粗暴鲁莽吧！人们心里有些犹豫和担心。

这时候，会场主持人君尼场长，大有深意地笑着，向大家高声招呼道：

“喂！同志们，请把你们的眼光，暂时从正南方移开一点。关于新娘子，我们以后有机会再细细地看。现在，还是让我们来讨论正事。大家对桑金兰错同志参加突击队的问题，有什么意见？谁来发言？”

第二生产小队队长松巴柴让，咳嗽了两声，说话了。这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强壮汉子。他的体格，象一头公牛似的强悍，是被写入突击队名单上的第二位人物。他说话的时候，头仰得高高的，眼睛不望任何人。仿佛他是向那高远的蓝天在发表他的议论。

“……要叫我说嘛，咱们的突击队，不一定非选够二十个人不可，”松巴队长用粗哑的声调说。“选拔突击队，那是为了突击干活，并不是虚摆阵势。没有二十个，我们就用十八个。没有十八个，就用十六个也行嘛，何必勉强凑数呢？要叫我说嘛，突击队已经选上三位女同志了，再多就怕影响突击工作。妇女的生理特点，我们得照顾。对新媳妇我们更需要照顾。要叫我说嘛，我就是这个意见！”

松巴柴让说完之后，君尼场长征询大家还有什么不同看法。另一个小伙子眨巴了几下眼睛，说：“还是让索南阿伯详细谈谈吧。既然他提出了桑金兰错同志，不会没有充足理由的。”

索南阿伯高大的身影，又从人堆里巍然立起。先前谈到儿媳妇时的那种忸怩表情，已经没有了。他又恢复了一个老雄辩家的势派。他用一种捍卫真理的庄严神态，重申他的意见。他首先表白，他提名桑金兰错同志参加突击队，并不因为她是他的儿媳妇；他所以要提她，是由于他觉得对方是一个可以培养的青年人……

“……乡亲们！”老牧人说，“我们老喊叫自己的技术力量太弱，难道会从半天空里掉下一批技术人材吗？我们不来培养我们的青年人，当我们这一辈有技术的人老死之后，

我们的后代子孙，就不生活了吗？松巴队长！你的意见我要反对，你太骄傲了！好象只有你一般的人，才是顶天立地的好汉，才配在斗牛场里卖弄英雄；索南老头子，桑金兰错小姑娘，最好都不要沾边儿，免得拉了英雄们的后腿……你的意思，难道不是这样吗？”

松巴柴让望着老牧人炯炯逼人的目光，苦笑了一下，说：“阿伯！您……”

“不是我故意揭你的疮疤，老实说，你高傲的眼睛，就是有点轻视妇女！‘照顾妇女的生理特点’，我不反对；就是不要口里说是‘照顾’，心里却是‘轻视’。我们从千百年繁重的劳动中滚过来的妇女，不会是不能干活、只想坐在帐篷里吃现成糌粑的吧？”

老牧人讲到这里，忽然转过脸去，向坐在南廊檐下的儿媳妇问道：

“桑金兰错同志！你是牧民的女儿，你还是一个共青团员，请你说说吧，你参加咱们的剪毛突击队，好吗？”

会场上人们的眼睛，立刻又向桑金兰错身上射来。姑娘的脸庞上，不觉飞起一抹红晕。她有些难为情地微笑着，慢慢低下头去。人们只听到她用低低的但是非常清晰的声音说道：“哑！”

这一个简单而又谦逊的“哑”字，在藏语中包含着“是的”、“好”、“对呵”这样的意思；这一个“哑”字，此刻从桑金兰错的口里吐露出来，正是明白地表明了她的态度——她，赞同阿公的意见！

会场上的群众，不约而同，热烈地鼓起掌来……